

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黃繡球
第二十九回 黃禍出場大為闖禍 委員查案還算能員

話說豬大腸有客拜會，即時請見。那客是誰？這樣同豬大腸夠得交情？原來就是那黃禍又出現了。黃禍這幾年出門在外，到處遊行，也不知他做些什麼。某年在省裡的時候，同這豬大腸認識。黃禍本來喜歡交結官場，豬大腸又是旗派，喜歡鬧鬧勁兒，吃酒鬥牌，天天聚會，都有黃禍跟在裡面，因此上兩人換了帖子，氣味相投，豬大腸著實的黃禍的用處。後來黃禍到東到西，兩年不見。這回從別處聽見豬大腸署理自己的地方官，就趕了回來。

一到家裡，他兒子黃福卻先把家鄉事情細細說過一番，並將豬大腸怎樣攪亂地方民心怨恨的事也告訴了。黃禍沒有看見前幾年這自由村上的文明風景，只覺得回到家來，地方上一片騷擾，就不甚相信他兒子的話，反說他兒子少年好奇，跟了黃通理夫婦胡鬧。隨即與黃通理夫婦訪問，也是痛罵豬大腸。問起豬大腸究竟怎樣不好，無過是更改學堂、裁提費用、不許各處演說，並沒有什麼酷虐的名氣，心下暗想：這都是黃通理夫妻兩口子刁鑽古怪，攛掇出來，叫人替官府作對。豬大腸只怕不曉得其中曲折，所以越弄越砸，豈不糟糕？讓我去表清了，單把黃通理壓服下來，包管安穩無事。

這日進來拜見豬大腸，一個是巴結地方官，一個是遇著舊心腹，如兄若弟，親密非凡。留著吃了晚飯，引到簽押房裡，豬大腸道：「老弟回來得正好，愚兄到了貴處，不敢說貴處的民情壞，實是愚兄的人緣不佳。如今要拜托老弟在外面替愚兄拉攏拉攏。」黃禍道：「這是極應當的。治弟回家，一路之上，耳聽消息，都說老公祖精明強幹，不徇情面。」豬大腸笑道：「你我弟兄，那有這樣稱呼？你仍叫聲我二哥就是了。不瞞老弟說，你二哥署了這個缺，本不情願，既然蒙了上頭的恩典，將來總有個調劑，不得不把地方整頓整頓，顧不來那些情面。前任姓施的，他一味在念收人面上討好，弄得滿街開了女學堂，說句不好聽的話，簡直一處一處像窯姐兒的下處。又叫些人，在廟宇公所裡說書。他交卸了，還封封信來，叫我不改他的，愚兄那能依他？可就裁的裁、革的革。老弟到底公道在人，人家也曉得我不得情面罷。」黃禍道：「這個，二哥你還不知，那裡全是姓施的做的事。我們有個本家黃通理同他妻子黃繡球，幾年前頭就發癡發瘋，在地方上很鬧些笑話。又有個刑房書辦張開化跟著附和，要開學堂，要勸女人放腳。治弟是出門的日子多，此番回來，聽說幾年工夫，這黃通理夫妻竟其鬧開了，又碰著姓施的是個好好先生，任著他的性兒。雖說不過做些窮酸的事，沒甚犯法，可就糟蹋的銀錢不少。這些女學堂，無非是他妻子黃繡球引出來的。二哥如今裁掉了些，聞說外面很有閒話。」豬大腸道：「是呀，他們已經遞過公呈，今日還聯名稟見，給我轟了幾句，叫他們要麼堂參，不許私見，他們才嚇下去。」

黃禍道：「那個公呈，二哥怎樣批的？」豬大腸就喊了一聲：「來！到師爺房裡去，把前日那張公呈去問問可批過沒有，先拿來瞧瞧。」拿到給與黃禍一看，黃禍道：「可不是呢，具名的就是黃通理打頭。」豬大腸搶著也看了看，說：「我還不留心。打頭的就是他嗎？他有什麼功名？同老弟什麼輩分？是近房還是遠房？」黃禍把呈子擺開，也沒有看完，便道：「他不過是個老貢生，同治弟是一輩，房分可就出了十服之外，不但五服的了，前幾年本不通往來。這個人就是性情迂僻，向來並沒有什麼過犯。這幾年治弟出門之後，小兒也在他家塾中唸書，承他的情，把小兒已選到中學堂，可是治弟也不願小兒同他親近。」豬大腸道：「既然這樣，明天早起，就請老弟去通知他一聲，叫他不要出頭多事，愚兄最不肯得罪唸書人，也不能偏護唸書人。一個老貢生，就敢領頭聚眾，顯見得也不是安分之徒。不怕老弟見怪，這也算貴本家中一個糊塗蛋了。」黃禍道：「治弟去說，是萬不中用。我想這張公呈，二哥還沒有批出去，他們來求見，無非催問這呈子的事，二哥先拿片子請黃通理一個人來，同他開導些。他若是遵命的，那些人聽他的指撥，自然一齊服貼；若是不識好歹，有什麼違拗，二哥再放下臉來，就不算先得罪他了。」

豬大腸受了此計，怕的明日遞公呈求見的人當真又哄了來，連晚等黃禍去後，就叫人拿片子到黃通理處，說明早請黃老爺過去，有話面談。黃通理不知就裡，只道豬大腸有意轉彎，當即告訴了一班同志。

第二天見了豬大腸坐在花廳口，開口便道：「久聞老兄的大名，連尊夫人的大名，都如雷貫耳。有什麼事，盡可進來同兄弟商量，難不成兄弟趕不上那施不全就不好賞個面子見見兄弟的嗎？兄弟聽說地方上的學堂，都是老兄那邊興出來的，真算麻俐。兄弟到任後，因為女的學堂太多了些，男的學堂體制也狹了些，所以要裁多並少，騰出點經費來，另籌經久之計。男學堂換了幾位有名望的京官翰林，這也是體面事。至於那說書的一層，並沒有奉過皇上家的上諭，接過上司的文書，那些人各處圍著去聽，反把《聖諭廣訓》廢掉了不講，究竟不成體統，所以兄弟就禁了，顧不得什麼是前任定的。那施不全就幾次三番來信羅蘇，兄弟真不耐煩。你老兄既約會了多少人遞上公呈，昨日又約會多少人要來見我。我兄弟並不是怕事的，從前也在糧子裡混過兩年，三百五百人，一聲吆喝，就彈壓住了。如今做父母官比不得在糧子裡，又是你們一班斯文先生，所以不肯毛毛躁躁。前日那張呈子不批出去，也是要留你們的體面。你老兄是呈子上打頭的人，想必什麼事情都是你老兄出的主意，今天請老兄過來，把話講明瞭，安著本分，在家裡教書，要情願再當教習，仍舊安插你一個位置。你那尊夫人，既然開了個女學堂，我查查還沒有什麼弊病，橫豎你們自己出錢，也就聽你們留著。餘外的，我既經改章裁革，你老兄那裡能夠干預，何必領頭多事，弄得不好看呢？」

黃通理聽豬大腸這番不入耳之談，氣漲了一張臉，翹起兩根鬍子，竟不愛同他辯駁，只道：「要照舊就一齊照舊，這些事，我們地方上費了好幾年的心，老公祖總得體諒些，挽回轉來。」豬大腸冷笑了一聲，說：「這是萬萬不能挽回，好在地方上已經有了官辦學堂，街上的蒙館，都可以算得蒙學，不稀罕你們。就是這兩句話，告訴老兄，我還有公事呢。」旁邊的人就喊了「送客」。黃通理站起來說：「老公祖不答應，只好再去求上頭去了。」豬大腸當時變臉說：「拿上頭來嚇唬我嗎？好個刁鑽的東西！給我送到捕廳衙門管押起來。」黃通理又氣又笑，往外就走。捕廳衙門原只在頭門旁邊，一走進去，那捕廳老爺認識黃通理，是很有名望的人，說道：「老先生，盡管請回府去，堂翁一聲要傳，速來通信便是。」話言未了，不曉得怎樣，已有多少學生們擁進捕廳衙門，前來慰問。黃通理跟手出來，隨即又有多少是學生不是學生，一直擁到豬大腸的衙門大堂上，擠進宅門，喧嚷嚷嚷，說要豬大腸出來問話。

一個風聲吹到黃繡球耳朵，正要也趕上前來。黃通理已到了家，再三阻擋，一面自己仍跑到衙門口，苦勸眾人。其時連鬧的人，看的人，人山人海，那裡還勸得清。只從大堂上望到川堂以內，都是人頭簇簇。豬大腸穿了公服，立在川堂的屏門背後，向著眾人指手划腳，還是撇了京腔，胡說官話。眾人一擁而進，把豬大腸拉出，翎枝折斷了大半根，朝珠也散了一地。十幾個家丁上來攔阻，好容易脫下一件套子，做了個金蟬脫殼，溜進裡面。那警察兵同武營裡，雖然已早來彈壓，看看勢頭不妙，卻不敢動蠻。還是黃通理拚命的勸息了幾人，這才鬆動了些。大家帶笑帶罵，漸漸退出。豬大腸當時寫了通詳文書，連夜發出，自然有許多架砌誣蔑的說話，請人查辦的事情，按下慢表。

且說黃通理見眾人闖下這禍，與黃繡球委曲相商，捺住黃繡球的性子，暫時解散了家塾女學堂。第二天上也同大家飛遞了公稟進省。第三天施有功那邊也得著信息，於是張先生、復華、畢太太、櫻兒、王老娘、曹新姑都一起回來。只有施太太為著不便，沒有同到。回來了大家商議，說：「事情決裂到這個地步，真是不料。」

黃繡球捧起袖子，在桌上一拍，說：「我從前受了羅蘭夫人的指點，當不起望著他腳尖兒。通理，你不記得些泰西曆史嗎？第一講那匈牙利國的噶蘇士，當那奧國宰相梅特涅，奸雄壓制的時代，他不過一個書生，能同宰相對敵，把他下到牢裡去，他還著書立說，一定要破那奧國政府的專制，這是同宰相政府相抗，還都不怕，何況這小小地方官？再講馬丁路得，因為羅馬教皇威力太大，他能做了九十六條的檄文，聲鳴其罪，倡出新說來，號召天下。教王捉了他問。他在堂上不屈不撓，定歸開出信教自由的理路。這是一個教徒，還有這種力量，何況我們一大眾的人？至於那克林威爾，是個放牛的人，能夠舉義旗，興國會軍，把英王額裡

查白殺去，重興民政；華盛頓起初不過種田出身，看著美國受了英國的管束，就能創出一片新地方，至今比英國更要繁盛。更有那法蘭西建國的拿破侖、意大利建國的四個少年，都是我們平常想著要照樣做的，怎麼好忘記了？況且同如今的俄羅斯國，是地球上第一等講專制的，然而他國裡有一個人，叫托爾斯泰，能創同胞兼愛平等主義，把這些主義都放在小說書上。俄國唸書的人，看了他的書，風氣一變。近年他那國裡的學生，多不滿意他那國的專制手段，他國中屢屢捉拿這班學生，鎖了起來，或是充了軍，總禁不住他們不說。聞得托爾斯泰這個人，還沒有死，多是他一人的精神鼓動。我們這一大眾人，偏就鼓不動一條豬大腸、豬尿泡，可還成個人嗎？為今之計，事情是鬧了，斷不能虎頭蛇尾，一定用匈牙利要劫奧國，自治自立，伸起我黃氏族中的權來，也大概好拼一拼、碰一碰。匈牙利國人，本來是我們姓黃的種類，我們學他的法子，也可以對付祖宗。」

黃繡球這樣說著，有些學生們傳了開去，懂得的，固然人人佩服，就要動手，不懂得，也無不依著黃繡球這邊，隨口罵豬大腸該打該殺，要攆掉了他。其中如張先生、畢太太們，更自然沒有個不贊成的。黃通理卻是最憤激最鎮靜的人，想想這件事，怕總說得容易做得難，禁不住黃繡球天天激刺，也就大為發作，同大家說道：「做官原是替皇上家辦事，做一處的官，這一處的事情，千千萬萬，實在只有兩件：一件要他幫助百姓做事的力量，一件要他防備百姓的事被人侵害。這豬大腸，不但肯幫助我們做事，還把我們的事，別人沒有侵害，他倒死命的要害我們，這是我們地方上的公仇公敵，卻可容不得他。外國人本來看做官的是一國中公共奴才，奴才能任事的便罷，不能任事，沒有個不立刻更換。如今這豬大腸既經把我們鬧的稟了上去，我一個人抵椿承當罪名，跟那查辦的委員到省裡去，指定要攻掉了他。上頭就把我辦個罪，也不能不叫他撤任，這就叫『犧牲一身，以為國民』，死而無悔的。除去了這個仇人對頭，換個別人，叫他曉得我們地方民心固結，不是輕惹的，這才能讓我們再佈置起來。我不犯他的法，他也不能阻我的權，隱然立一個市民參與政府的規模。」

黃繡球聽了，不覺又拍手說道：「這才是呀。等他那查辦委員來了，索性再開他一場，拖出那豬大腸來，洗他一洗，才泄我的氣，顧不得他也用兵糟蹋地方。從前克林威爾，還冒了弒君的名氣做事。何況我們不過拖一條豬大腸呢。美國的總統林肯，為著要美國解放奴隸，拚了性命，不顧他國內戰爭分裂，始終立定憲法，叫他美國享了無窮的利益。傳到如今，我們既要下手將大比小，也萬不能同婆婆媽媽似的顧頭顧尾。只有奮勇上前，沒有二話說的。」張先生道：「一點不錯，官場的例子，不問天大的事，都是問一個為頭的人。通理先生，等查辦委員來了，認個領頭，跟進省去，這還有什麼話講？他真能把一大眾人屠掉了城嗎？」

黃通理這邊連日聚論，省中早已接著豬大腸的詳文同地方上的公稟。上頭一看，是為了學務的事，曉得豬大腸辦理不善，卻是官官相護，聽了他一面之詞，果然派下委員，要提取咆哮公堂的人，解省審辦。這個委員倒很老練，到了豬大腸這裡，不動聲色，前前後後把事情打聽明白，先稟復了上司，然後會同捕廳、學老師，傳問地方紳士，無不歸咎在豬大腸身上，說他不服士心，內中像黃禍那樣的人卻就很少。黃禍在這個當口，反也縮頭不出。委員查到後來，曉得只為了黃通理一人而起，採訪黃通理平日鄉評，極其隆重，又沒有犯過劣跡。那遞把豬大腸的公呈，雖是出名領頭，呈子中也沒有頂撞的話，於是親衣小帽，獨自一人尋至黃通理家問候，意思勸慰幾句，請黃通理帶幾個人到豬大腸衙門賠個不是，他再從中調停，便可將就了結。要知黃通理依與不依，再聽下回分解。